

教授，今天是中国春节，中国最重要的节日……

<https://mp.weixin.qq.com/s/RGvsa7hvImPhnRH-8BUZJA>

Dr土匪圆

Wed Mar, 24 11:32

圣诞的假期都已经放过了。身边没有家人，实在没有理由不去实验室。所有注册过的大牌商家都发邮件告诉我“新年快乐”/“春节快乐”。纽约的灯光与烟火，竟也是为了庆祝中国新年。找我学中文的美国姑娘，笑眼弯弯：“将来我要去上海工作。”当街打死中国老汉的街头混混儿，脖子一梗：“因为中国人有钱。”一切好不真实。

多少年的风雨飘摇，多少年的韬光养晦，当我们踏上大洋彼岸的土地时，“中国”早已不再是一个可以小觑的名字，一个弱者形象的存在。而那自幼熟稔刻在脑子里的句子——

“我那不可碰不可输的东西是‘中国’。不是地理上的那块海棠叶，而是我胸中的这块隐痛……只要听到别人的话锋似乎要触及我的中国了，我会一面谦卑地微笑，一面拔剑以待，只要一有言伤及它，我会立刻挥剑求胜，即使为剑刃所伤亦在所不惜。”

——长大来到国外，却实难体会。

虽隔了一个太平洋，但领着奖学金，吃着资本主义的，拿着资本主义的，再听着资本主义对“崛起的中国”妖魔化的夸奖，于是那种背井离乡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心酸似乎从未有过。那么春节呢？春节能有什么呢？我在国内不是都嫌它太热闹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我，是从来不怕的。

年三十儿这一天悄无声息地到了，从早上醒来，多少还是有些异样。没有鞭炮声，没有堆满各种坚果巧克力的茶几，没有一尘不染的房间——惺忪的睡眼刚睁开，一低头，先看到的是我自己扔在地毯上的臭袜子。不过也没时间去体会这种异样，我得赶紧去实验室。

作为一个修完了学分的研究生，眼下我的时间还是相对自由的。对更多的异国学子来说，作业，论文，quarter制学校的期中考试……一样一样接踵而至。**年关，年关，“年”未必过得成，但“关”总是要努力过的。**

我来到实验室，并没有什么干活儿的气氛。昨天准备的样品要进行下一步了，哦，模具被一个外国人借走了……得，我索性喵在办公室用Youtube看春晚。**在国内看春晚，为的是整天各忙各的一家人一起围在沙发上数小时的缱绻**，结果我往往看一半就睡着了。没曾想到了美国，春晚竟一年不落看得有滋有味。

还记得去年的春晚，中途表彰道德模范，仍是千百年来一等人忠臣孝子的路子。中国自古百善孝为先，选官员都要“举孝廉”。统治者把“孝”看得尤为重要——“孝的人不容易反。”年年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我不就是烦透了这种吃人式“道德”，讲求个人无私奉献的主导价值观，铁了心来领教西方的普世价值，开明开化的吗……

冯巩的脸把我的思绪拽回来：“天哪，冯巩什么时候都老成这样了！一笑一脸褶子！”今晚视频的时候要仔细看看爸妈，每次给他们带的护肤品但愿多少有点用吧！“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一面唾弃至高无上的孝道，一面不自禁地深深愧疚。从小耳濡目染的教育早已把我自己唾弃的东西注到我的血液里。镜头前冯巩的脸怎么看都显示出难以置信的让人伤心的衰老。每一个挤眉弄眼的表情都重新制造出更多的沟壑。是啊，“我想死你们了”想了二十年，可笑的是我，竟执拗地巴望时光匆匆过，人面了无痕。

“圆圆姐，这道题怎么写？”小师妹突然跑来问我问题，“你哭了？！”“怎么会？”我忙笑笑，把YouTube暂停。接着，那些形形色色的知识啊，公式啊，物理定义啊，乃至安慰人的话，好像自己从我嘴里冒出来，好像我有了一个分身，硬朗干脆，不会哭只会笑。这个分身我再熟悉不过了，多年来她如影随形。

“圆圆姐，我今年第一个春节不在家过，好忧伤啊！”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学在上海的小师妹对我瘪瘪嘴巴。“人生在于体验！这都是宝贵的经历。晚上咱们组聚餐唱K，热闹热闹。”她走了，我没再看YouTube，思绪一飘好多年——

07年的时候在水立方当颁奖礼仪志愿者，受训练直到年三十的中午。“多好啊，你这个时候回家就像得胜还朝的英雄。”一起受训的北京姑娘巧笑倩兮，话说的很善良。说完坐上她爸爸的宝马走了。我也很振奋，再晚，我总是要回家过年了。

到了家直奔饭店，一进大厅就看到我的表弟表妹也刚赶来。我一把抱住小表妹，她跟我拥抱以后娇羞地跑开。表弟冲到她前面“那谁呀？你认不认识就抱。”我呆住了，那一刻并不难受，却有点漂泊的骄傲，年少的姑娘，还不知道什么是家远路长。

八年了，我又学了一堆知识，走过了许多地方，却并没有变得更聪明。十八岁眼里清晰的世界消融了，劈荆斩棘锐不可挡的自己也钝化了。也学会伤心，也知道想家，中国，美国，回去，不回去，仿佛怎样都好，又怎样都不好。这种木然，以及为这种木然而产生的刺痛感，在不放假的节日里，在春晚的镜头前，在师妹的叹息中，又一次猝然袭来。

这时候，老板从我身边路过：“圆，你在干什么？”他好像对我看着YouTube神游的行为很不满。我傻傻地说：“今天是中国春节，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我的老板是个日本人，从二战后日本就不过春节而过公历新年了吧。多好啊。彻骨的思念，团圆的执念，千百年一笔一画一刀一斧雕铸成形的“年”，就这样因为战场上的角力失败而被连根拔掉了。

中午来到学生餐厅，那未来美国前意淫了一万遍的风景就在眼前。一个个美国大妞儿闪光的金发如瀑布流泻在肩上，九分裤与白运动鞋间露出迷人的像汉白玉雕得似的脚踝。九分裤不算什么，这国家没有春捂秋冻，超市里找不到保暖内衣。先进的医疗，吃牛肉喝牛奶泡健身房长大的躯体在大雪纷飞的零下二十度也心甘情愿露出大白腿，六十岁了再换人工膝盖。

餐厅出来，纷飞的大雪落在睫毛上睁不开眼。夏天什么时候来啊？夏天的时候，晴空万里。忙碌的间隔，我会和我的中国同学站在办公室巨大的落地窗前，看天上的云，没有人的街。他每次都说：国内的人民到哪儿能看到这么蓝的天啊！我配合地很满足地笑笑。我们俩，都太用力了吧。

上午过得浑浑噩噩，下午不能再沉浸在这种情绪里。这种情绪没有用。一个人漂泊了这么多年，早就该学会把“没用”的东西砍掉。我一边想着，一边冲进星巴克买咖啡。随着一杯香浓的拿铁递到手上，星巴克的甜妞儿对我甜甜一笑：日安。（Have a nice day!）我机械的说：谢谢。日安。

日安，日安，今天是年三十儿呀！今天是除夕呀！

终于，一个下午在忙碌中无知无觉地过去了。

晚上，全实验室出动，开一个小时的车冒雪奔袭到另外一座城市，只为一顿正宗的年夜饭。说正宗也是牵强，黑龙江人，山东人，河南人，上海人，广州人……但今晚我们都是四川人——川菜是方圆上百里唯一的选择。“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一时间光筹交错，热闹非凡；一时间杯盘狼藉，宾主尽欢。于是，也有了年夜饭的味道。只是这茫茫大地，我们都是宾，没有主。

11点，回到自己的房间。美东的暖气烧得再热，屋里也因为静得没有任何声响而让人感到清冷。这时候国内的家人在过初一吧，而且快要吃饭了。想起一起吃饭的时候，母亲总爱给我夹菜——我真受不了她给我夹菜。“妈妈你别这样！”“可是我多久才能见到你一次啊！”这世上永远没有刚好的母爱。这会儿，我好想她。

热闹是一时的。孤独。成年以来，我像吸食鸦片一样吸食孤独，兴奋的阈值越来越高了。当年奋力挣脱的东西，都看不见了。

PS:

莘莘学子，遥遥故乡。

若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那么也愿，世间所有的久别，终会换来相依。

这是一篇上学时的旧文，写于2015年除夕。时过境迁，这6年来，日子过得飞快，我和先生团聚，诞下儿女，如今过年自己也要张罗一桌子菜。成为母亲，我也成为了有根的人。愿天下相爱的人终能长相守。新年快乐！牛年大吉！